靑泥蓮花記

青泥蓮花記卷十二　外編四

江東梅禹金纂輯　從弟梅誕生校

記藻四

周月仙 宋二

周月仙者宋餘杭名妓也意態風采精神豔冶尤工于詞翰柳耆卿東京才子丰姿洒落年甫二十五歲來宰茲郡造翫江樓于水滸每召月仙至樓上歌唱柳欲私之周拒而不從柳訪知與隔渡黃員外情密每夜用舟往來柳命舟人

淫辱之舟人聽命一晚見月仙獨下舟渡河舟人強淫月仙月仙不得已而從之惆悵作詩一絶自嘆身為妓遭淫不敢言羞歸明月渡懶上載花船次日排宴于翫江樓召月仙佐酒令舟人在傍酒畔柳歌月仙之詩月仙惶愧拜謝與耆卿歡洽耆卿大喜而作詩曰佳人不自奉耆卿却駕孤舟犯夜行殘月曉風楊柳岸肯教辜負此時情詩罷月仙謝耆卿而歸自此日夕常侍耆卿之側耆卿亦因此日損其名○翫江樓記此出小

說家不足為
據聊復存之

胡楚　龍靚

杭妓胡楚龍靚皆有詩名胡贈所歡詩云不見當時丁令威年来到處是相思若憐幽恨同芳草却恐青青有盡時張子野老于杭多為官妓作詞而不及靚靚獻詩曰天與羣芳十樣葩獨憐顏色不堪誇牡丹芍藥人題徧自分身如鼓子花子野於是為作望江南詞云青樓宴靚女薦瑶杯一曲白雲江月滿際天拖練夜潮来人

物誤瑤臺○醺醺酒拂拂上雙腮媚臉已非朱
淡粉香紅全胡雪籠梅標格外塵埃○后山詩話○子野詞

○陳述古守杭時齋閣中有絕句二首綷紛新嬌生眼底侵尋舊事上君光問君別後愁多此好以春漸夜夜添又云長垂玉筋殘粧臉肯為金欽露指光萬斛閒愁何日盡一分真態為誰丞遙為佳人叙幽思也蘇子瞻嘗書此詩并周胡龍三妓詩作一卷元時柯嶽仲淂之虞部菴伯生題其後云紙今雖是錢唐定頗解湖中宿畫船曉起闘茶龍井咄花開陌上載輝城三生石上舊精魂避追相逢莫重論絲存繡鬟留殊帽已兼所鏡春啼痕餘言學得妙蓮葉煮得春風對客詩乞貪衲衣渾未老為誰靈塔向全沈○田子藝詩女史有誤附辨于此若溪漁隱叢話云予閱究陵集一日曲乃為南陽一倡話離而作然則謹厚者亦復為之耶其曲云妾家鄧

紗國肯媿郎鄆妹世本富緇荷婦受比明粥士
五學組紗未嘗開戶樞十六天所聽姓名順里
隱十七善歌舞使君邀燕婬自茲若樂府不濕
同羅數涼溫忽莊再囊接朝大夫相歡不及情
何異逢路徵昨日一見乘日宿曾不瑜結變辰
也舊暫惰猶云味如何遂從郎去步千理途即
給青憩馬妾乘白雪動送郎下求遠引疾姿得
孤不江小十魚雙雙孤綠蒲口如雲中憑何西
何平湖魚點奇有記妾令誰嫩俱去去約春華
終新悠目睬口以留杳子便橫見梅花梅夜幾
時吐嬉指開于數東風若見郎重為歌金纓
接此本先部官詩適隱所述明其詩女史竟依
南陽侶別離曲誤目此詩今究陵集見載宋續
臣輯宛跋遺詩四百餘篇為梅聖俞外集自為
序王太史語予 祕府別有錄
本未審即外集否惜未及傳

青草子婦

往時青幕之子婦妓也善為詩詞同府以詞挑之妓答曰清詞麗句永叔子瞻曾獨步似恁文章寫得出来當甚強後山詩話○減字木蘭花前半也

尹溫儀復齋漫錄姑蘇妓蘇瓊行九蔡元長過蘇聞瓊能詞命即席為之請韵以九字云

成都妓尹溫儀本良家女後以零替失身妓籍蔡相帥成都酷愛之尹告蔡乞除樂籍蔡戲曰若樽前成一小闋便可除免尹曰乞賜訓蔡答以西江月尹又乞嚴韻蔡曰汝排行十九用九

字即便應聲云韓愈文章蓋世謝安才貌風流良辰開宴在西樓敢勸一杯芳酒○記得南宮高過弟兄爭占鰲頭一門玉殿御香浮名在甲科第九蓋取蔡第九人第元度第十二人也才貌漫錄作情性開宴作美景爭作都一門作金闕

成都郭帥席上賦木蘭花慢

浣花溪上風光主燕夕桃源開幕府商嵒本是作霖人也使閑花沾雨露○父兄世業傳儒素何事失身非類侶若[illegible]化筆一吹噓免使飄零

飛綉戶

陳鳳儀

送蔣龍圖 一落索 一作送人 玉連環

蜀江春色濃如霧。擁雙旌歸去。海棠也似別君難。一點點啼紅雨。　此去馬蹄何處。沙堤新路。禁林賜宴賞花時。還憶著西樓否。唐宋詞選○憶著一作記得

周氏 夷堅志周與玘作合歡紅綬帶自縊於南山極樂院有知之者共排闥解救二人皆活已而事敗失官周紹興初猶在既老且醜門戶遂零落云

陳玘字夢和莆田人崇寧初登第為福州古田

尉既至官惑一倡周氏周能詩嘗有詩贈筑曰夢和殘月過樓西月過樓西夢已迷喚起一聲腸斷處落花枝上鷓鴣啼首句盖寓筑字也又有春晴詩曰鶯飛過誰家燕驀地香来甚處花深院日長無個事一瓶春水自煎茶詩談

合生詩詞 散樂妓 洪惠英

江浙間路岐女有慧黠知文墨能於席上指物題詠應命輙成者謂之合生其滑稽含諷者謂之喬合生蓋京都遺風也張安國守臨川王

宣子解廬陵郡印歸次撫安國、置酒郡齋、招郡士、陳漢卿參會、適散樂一伎、言學作詩、漢卿語之、曰、太守呼為五馬、今日兩州使君對席、遂成十馬、汝體此意作八句、妓凝立良久、即高吟曰、同是天邊侍從臣、江頭相遇轉情親、瑩如臨汝無瑕玉、暖作廬陵有腳春、五馬今朝成十馬、兩人前日壓中人、便看飛詔催歸去、共坐中書秉化鈞、安國為之嗟賞竟日、賞以萬錢、予守會稽、有歌諸官調女子洪惠英正唱詞次、忽停鼓白

曰惠英有述懷小曲頗容舉似乃歌曰梅花似雪剛被雪來相挫折雪裏梅花無限精神總屬他梅花無語只有東君來作主傳語東君且與梅花作主人歌畢再拜云梅者惠英自喻非敢僭擬名花姑以借喻雪者指乍賴惡少也官奴因言其人到府一月而遭惡子困擾者至四五故情見乎詞在流輩中誠不易得洪邁夷堅志○西閣寄梅記小蘋花詞與此全同所謂子守會稽者即邁也自其親值不應有誤

吳淑姬

湖州吳秀才女慧而能詩詞貌美家貧為富氏子所據或投郡訴其姦淫王龜齡為太守逮係司理欲既伏罪且受徒刑郡僚相與諸理院觀之乃其酒引使至席風格傾一座遂命脫枷侍飲諭之曰知汝能長短句宜以一章自咏當宛轉白待制為汝解脫不然危矣女即請題時冬末雪消春日且至令道此景作長短白女援筆立成長相思曰烟霏霏雨霏霏雪向梅花枝上堆從何處囬醉眼開睡眼開踈影橫斜安在

哉從教塞管儆諸客賞歎為之盡歡明日以告王公言其寃王淳直不疑人欺亟使釋放其後無人肯禮娶周介卿石之子買以為妾名曰淋娘王三怒時為司户攝正理治此獄小詞藏其處（吳文志（堅））

惜分飛（送別）

岸柳依依拖金縷是我朝來別處惟有多情絮故來衣上留人住　兩眼啼紅空彈與未見桃花又去一片征帆舉斷腸遥指苕溪路

小重山 春愁

謝了荼蘼春事休無多花片子綴枝頭庭槐影碎被風揉鶯雖老聲尚帶嬌羞獨自倚粧樓一川烟草浪襯雲浮不如歸去下簾鉤心兒小難着許多愁

祝英臺近

粉痕銷音信斷好夢又無據病酒無聊欹枕聽寒雨斷腸曲曲屏山温温沉水盡是舊看承人處久離阻誰念一點芳心閒愁知幾許偷照

萎花清瘦自羞覷可堪梅子黄時楊花飛盡亂鶯閙催春歸去 並唐宋詞選

蜀妓

趙清獻帥蜀日有妓戴杏花清獻喜之戲謂之曰頭上杏花真可幸妓應聲曰枝間梅子豈無媒趙益喜夜謂直宿老兵曰汝識某妓所居乎曰識之曰為我呼来去幾二鼓不至復令人速之旋又令止之老兵忽自幙後出公怪問之兵曰某度相公不過一个時辰此念息矣雖承命

實未往宅日置酒公猶却此妓使勿進 鄭景望紀聞

樂琬

施酒監贈杭妓樂琬卜筭子詞云相逢情便深恨不相逢早識盡千千萬萬人終不似伊家好○別你登長道轉更添煩惱柳外朱樓獨倚闌滿目圍芳草

琬答施云相思似海深舊事如天遠淚滴千千萬萬行更使人愁腸斷○要見無因見拚了終難拚若是前生未有緣待重結來生願 古今詞話

揚府倡

乾道中滁州教授考試于揚府既出院赴郡集帥命伎侑觴教授者儇子也呼一倡歌於側怒其不如指謂之曰大府樂籍却山野如此倡徐徐答曰環滁皆山也此客愕然終席不復敢出一語

夷堅支志○支志又載云江淮閩浙土俗各有公諱如抗之畄兒蘇之歎予常之歐爹之類細民或相犯至于闘擊宣和中真州倡迎新守于維揚揚守罝酒大合兩邦妓樂揚州諱欽耳真州諱火然頭揚自情會府意輕屬城故令茶酒兵熱火而有烟欲使小㬥戒之已而不止呼責之曰貴官在大廳上張筵如何燒火不謹却着然頭出置再四真倡笑語兵曰行燒薫

三四度指揮何得不聽汝是有耳柰耶汝耳柰耶揚侶大慙

蘇翠

蘇氏建寧人淳祐間流落樂籍以蘇翠名能八分書 書史□孛祐間吳妓徐蘭名擅一時堂館園池服食器玩為三吳之冠死葬虎丘太學生邉雲遇為誌其墓云其後如富沙之唐娟貌華蘇翠京口之耶藥韓香越之楊花繆翠皆以色藝稱士大夫之不自檢者往往為其所污屢見白簡云

妓對

有郡丞席上作對屬云酒熱不須湯醆湯一妓對曰廳涼無用扇車扇 文酒清話

朱雲楚

贛妓朱雲楚子卿警慧知書趙時逢遯可為守晉會客果實有炮栗趙指之曰栗綻縫黃見坐客屬對皆莫能楚輒曰妾有對取席間鵝片以進曰鵝斷露絲飛趙大奇之 談藪

某邑妓

某邑宰因預借違旨遭按而歸其府府將乃宰公之故舊因留連而燕飲之有妓患黠得宰罷官之由時方仲秋忽歌漁家傲十月小春梅蘂

綻宰曰何太早耶荅曰乃先借也宰大慚 行都紀事

平江伎

嘉定間平江一伎女送太守賀新郎詞曰春色元無主荷東君着意看承等閒分付多少無情風浪又那更蝶欺蜂妬算燕雀眼前無數縱使簾櫳能愛護到如今已是成遲暮芳草碧遮歸路○看看做到難言處怕見仙郎旌旆輕易歌襦袴月滿西樓絃索靜雲蔽崑城閬府便任他一帆輕舉獨倚闌干愁碎悴玉容淚眼如紅雨

去與住兩難訴（豹隱紀談）

都下妓（此本歐公送貢父詞）

有時相本寒生及登台位嘗以措大自負生日都下有一妓易朝中措數字為壽曰屏山欄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手種庭前桃李（元作亭前楊柳）別來幾度春風文章宰相（元作太守）揮毫萬字一飲千鍾行樂不須（元作直須）年少目前看取仙翁（元作衰翁）時相憐其善改易又愛朝中措之名厚賞之

僧兒

廣漢營妓小名僧兒秀外惠中善填詞戴姓者忘其名兩作漢守寵之既而得請玉局之祠以歸僧兒作滿庭芳見意云團菊包金叢蘭減翠畫成秋暮風烟使君歸去千里共潸然兩度朱轓鴈水全勝得陶侃當年如何見一時盛事都在送行篇○愁煩梳洗嬾尋思陪宴花月湖邊有多少風流往事縈牽聞道霓旌羽駕看看是玉局神仙應相許冲雲破霧一到洞中天漁隱叢話

趙方卿

成都官妓趙才卿性黠慧詩詞敏速帥府與都鈐帥會飲命才卿佐酒作詞應命立就燕歸梁云細柳營中有亞夫華宴簇名姝雅歌長許佐投壺無一日不歡娛○漢皇拓境思名將捧飛詔欲登途從前密約盡成虛空羸得淚流珠都鈐大賞其才以飲器數百星遺之帥亦賞歎焉

翁客妓 花草粹編作蜀翁妓

翁客自蜀挾一妓歸蓄之別室率數日一往偶以病少疎妓疑之翁作詞自解妓即韻荅以踏

莎行云誐盟誐誓誐情誐意動便春愁滿紙多
應念得脫空經是那個先生教底　不茶不飯
不言不語一味供他憔悴相思已是不曾閒又
那得工夫呪你　齊東野語蜀倡能文蓋薛濤遺風或謗翁挾蜀尼歸即此也

蜀妓

送行市橋柳

欲寄意渾無所有折盡市橋官柳看君著上征
衫又相將放船楚江口　後會不知何日又是
男兒休要鎮長相守苟富貴無相忘若相忘有

如此洒蔌世語

李秀蘭錢唐有官妓名秀蘭蘇子瞻為賦賀新涼者當非此也

減字木蘭花

自從君去曉夜縈牽腸斷廢綠遍香階過夏經
秋燕又來　想伊那里應也情懷愁不止縹緲
書沉直至如今沒信音

京師妓

京師妓賦瑞鷓鴣詞憶舊云昔時曾從漢梁王
濯錦江邊醉幾場拂石坐來衫袖冷踏花歸去

馬蹄香當初酒醆寧辭醉今日愁來不易當暗
想舊遊渾似夢芙蓉城下水茫茫

梁園秀 元

梁園秀姓劉氏行第四歌舞談諧為當代稱首
喜親文墨作字楷媚間吟小詩亦佳所製樂府
如小梁州青歌兒紅衫兒抝塼兒寨兒令等世
所共唱之又善隱語其夫從小喬樂藝亦超絕

張怡雲

張怡雲能詩詞善談咲藝絕流輩名重京師趙

松雪商正叔高房山皆為寫怡雲圖以贈諸名公題詩殆遍姚牧菴閻靜軒每于其家小酌一日過鐘樓街遇史中丞中丞下道笑而問曰二先生所往可容侍行否姚云中丞上馬史於是屏騶從速其歸携酒饌因與造海子上之居姚與閻呼曰怡雲今日有佳客此乃中丞史公子也我輩當為爾作主人張便取酒先壽史且歌雲間貴公子玉骨秀橫秋水調歌一闋史甚喜有頃酒饌至史取銀二定酬歌席終左右欲徹

酒器皆金玉者史云休將去留待二先生來此受用姚偶言暮秋時三字閻曰怡雲續而歌之張應聲作小婦孩兒且歌且續曰暮秋時菊殘猶有傲霜枝西風了却黃花事貴人曰且止遂不成章張之才亦敏矣並青樓集

珠簾秀

盧疎齋摯別歌者珠簾秀以落梅風曲云纔歡悅早間別痛煞煞好難割捨畫船兒載將春去也空留下半江明月珠簾秀答前曲云山無數

烟萬縷憔悴殺玉堂人物倚蓬窓一身兒活

苦恨不得隨大江東去太平樂府

珠簾秀姓朱氏行第四雜劇為當今獨步駕頭花旦軟末泥等悉造其妙胡紫山宣慰嘗以沉醉東風曲贈云錦織江邊翠竹絨穿海上明珠月澹時風清處都隔斷落紅塵土一片閑情任卷舒挂盡朝雲暮雨馮海粟待制亦贈以鷓鴣天云憑倚東風遠映樓流鶯窺面燕低頭蝦鬚瘦影纖纖織龜背香紋細細浮紅霧斂彩雲收

海霞爲帶月爲鈎夜來捲盡西山雨不著人間半點愁盖朱背微僂馮故以簾鈎寓意至今後輩有以朱娘娘稱之者 青樓集

劉燕歌

劉燕歌善歌舞齊叅議還山東劉賦太常引以餞云故人別我出陽關無計鎖雕鞍今古別離難儘誰畫蛾眉遠山一尊別酒一聲杜宇寂寞又春殘明月小樓閒第一夜相思淚彈至今膾炙人口

張玉蓮

張玉蓮人多呼為張四媽舊曲其音不傳者皆能尋腔依詞唱之絲竹咸精蒱博盡解笑談亹亹文雅彬彬南北令詞即席成賦審音知律時無比焉往來其門率富貴公子積家豐厚喜延欵士夫復揮金如土無少暫惜愛林經歷嘗以側室置之後再占樂籍班彥功與之甚狎班司儒秩滿北上張作小詞折桂令贈之末句云朝夕思君淚點成斑亦自可喜又有一聯云側耳

聽門前過馬和淚看簾外飛花尤爲膾炙人口
有女倩嬌粉兒數人皆藝殊絕後以從良散去
余近年見之崑山年餘六十矣兩鬢始皤容色
尚潤風流談諧不減少年時也

一分兒

一分兒姓王氏京師角妓也歌舞絕倫聰慧無
比一日丁指揮會才人劉士昌程繼善等於江
鄉園小飲王氏佐樽時有小姬歌菊花會南呂
曲云紅葉落火龍褪甲青松枯怪蟒張牙丁曰

此沉醉東風首句也王氏可足成之王應聲曰紅葉落火龍褪甲青松枯怪蟒張牙可詠題堪描畫喜觥籌席上交雜荅剌蘇頻斟入禮廝麻不醉呵休扶上馬一座歎賞由是聲價愈重焉並青樓集

大都行院王氏

中呂粉蝶兒 太平樂府題云寄情人然實詠蘇卿事也

江景蕭疎那堪楚天秋暮占西風柳敗荷枯立夕陽空凝竚江鄉古渡水接天隅眼瀰漫晚山

烟樹

醉春風

寂寞日偏長別離人最苦把一封正家書改做詐休書憑魁不覩是將我來娶知他是身跳龍門首登虎榜想這故人何處

紅繡鞋

往常時冬裡臥芙蓉裀褥夏裡鋪藤簟紗廚但出門換套好衣服不應馮魁茶員外貪員外鈔娭大我則想俏雙生為伴侶

迎仙客

見一座古寺宇盖造得非常俗見一箇僧人念經搯着數珠待道是小閣黎却元来是老院主俺是箇檀越門徒問長老何方去

石榴花

看了那可人江景壁間圖粧點費工夫比及江天暮雪見寒儒聘平沙趁宿落鴈無書空随得遠浦帆歸去漁村落照船歸住烟寺晚鐘夕陽暮洞庭秋月照人孤

鬬鵪鶉

愁多似山市晴嵐泣多似瀟湘夜雨少一箇心上才郎多一箇脚頭丈夫每日價茶不茶飯不飯百無是處教我那裡告訴最高的離恨天堂最低的是相思地獄

普天樂

腹中愁詩中句問甚麼失題落韻跨騾騎驢想着那得意時着情處筆尖題到傷心處不由人短嘆長吁囑付你僧人記取蘇卿休與知他雙

漸何如

上小樓

怕不待開些肺腑都向詩中分付我這裏行想行思行寫行讀兩淚如珠都是些道不出寫不出憂　思慮了不罷聲啼哭

么

他爭知我嫁人他應過舉翻做了魚沉雁杳飛隊隊發折信斷音疎咫尺地半載餘一字無雙郎何處我則索隨他販茶船去

十二月

無福效同儔並侶有分受枕剩衾餘想起来相思最苦空教人好夢全無擗飛了清歌妙辨受了些寂寞消疎

堯民歌

閃得人鳳凰臺上月兒孤趂帆風勢下東吴我這裡安桅拳棹泛江湖到不如沉醉羅幃倩人扶躊躇躊躇天邊鴈兒遥枉把佳期悮

耍孩兒

這廝不通古今通商賈是販賣俺愁人的客旅守着這廝愁悶怎消除真乃是牛馬而襟裾斗筲之器成何用糞土之墻不可圬想俺愛錢娘喬為做不分些好歹不辨賢愚

三煞

娘可你好下得好下得忒狠毒忒狠毒全沒些子母情腸肚則好教三千場失火遭天震一萬處疔瘡生背疽怎不教我心中怒你在錢堆受用撇我在水面上遭茶

二煞

我上船時如上木驢下倉時如下地府靠桅竿似靠着將軍柱一箇随風倒舵船牢獄趁浪逐波乘檻車伴着這魋人物便似寃寃般相纏日影般相逐

一煞

他正是馮魁酒正濃蘇卿愁起初下船来行到無人處我比娥皇女哭舜添斑竹比曹娥女泣江少一套孝服則怕他瞧破俺情緒推眼疾偷

揞痛淚佯呵欠帶幾聲長吁

尾

嘆我這淚珠兒何日乾愁眉甚日舒普天下煩惱收拾聚也似不得蘇卿半日苦

阮碧雲

阮碧雲元大都妓也詩云東君情意漲如瀾画閣鴛衾夜不寒十二樓中春色透好花開遍玉闌干

芙蓉

張司令元時人亡其名富而好禮慕楊鐵崖名往迎之鐵崖謂其不知書弗應司令乃延鮑恂為師受業焉後迎鐵崖乃往席間以妓奉酒妓名芙蓉酒名金盤露鐵崖題云芙蓉掌上金盤露妓即應聲曰楊柳頭邊鐵笛風盖楊又號鐵笛道人故也鐵崖撫掌笑曰妓能文其主可知矣辭去時司令出米滿載送之云是鶴糧鐵崖素愛鶴不能卻隨訪顧阿瑛召阿瑛之隣人貧者分給之而去秀水志

淮安妓 本朝

送舉子上春官

淮草青青淮水渾安排樓櫓送王孫明年三月桃花發君聽傳臚妾倚門

琵琶伎

大明律有官吏挾伎飲酒之條然宣德三楊公猶及用之嘗鬧與其一兵官會飲文定倡爲酒令各誦詩一句以月字在下而四分時令畢文定指席中侍妓曰不可謂秦無人汝輩有能者

乎一伎還成小詞棒琵琶歌曰到春來梨花院落溶溶月句文定到夏來舞低楊柳樓心月句文敏到秋來金鈴犬吠梧桐月句兵官到冬來清香暗度梅梢月句文貞呀好也月總不如俺尋常一樣窗前月諸公劇飲露醉而去近峰聞畧

詠骰子妓

正德間有一妓女失其名於客所分詠以骰子為題妓即應聲云一片寒微骨翻成面面心自從遭點汙拋擲到如今

徐氏

金陵妓徐氏有文藻作春陰詩七个韻云楊花厚處春陰薄清冷不勝單裌衣亦爲清唱 異林

妓楊

金陵妓楊者學詩於陳編修魯南門其贈人一絶云揚子江邊送玉郎柳絲牽挽柳條長柳絲挽得吾郎住再向江頭種兩行余遊金陵楊尚存未見其作疑此即陳代筆或好事者為之云

道聽録口彭南畿卧遊樓史云舊院先妓以朱斗者色不甚都頗閒筆硯往往青衿士談及錚

丈多為所風記其詠物有曰早知留得行人住多向江頭栽幾行辭雖淫褻情景俱會

蘇桂亭

金陵妓蘇桂亭送人詩云交情何草草別思更悠悠有夢見郎面無書寄隴頭頻將別時淚化作江水流風波不可散點點逐君舟蘇亦不聞能詩

朔朝霞

金臺妓朔朝霞送人云秋風江上送歸舟落葉江楓總別愁解纜不知人去遠凭欄猶倚夕陽樓並道聽錄

張九 蘇臺妓

春日即事 盛明百家詩楊太史黄夫人作詩女史吳江士族沈氏

金針戳破窗兒紙引入梅花一線香螻蟻也知春色好倒拖花辮上東墻 戳一作刺完 入一作蜂來 一作繚 一作蝶

趙燕如 嘉靖中南京舊院妓

冬夜別顧叅軍席上得春字

舉酒憐心舊看衣識淚新緣爲詩酒友又作別離人今夜一天月明朝兩地春好同江上柳折得寄頻頻

姜舜玉 號竹雪居士隆慶間舊院妓工詩兼諳書

花源逢顧何二使君作

仙源深幾曲，夾岸桃花開。忽漫逢劉阮，殷勤勸酒杯。

泊濠曲

芙蓉帶結紅鵶蒂，楊柳絲牽紫燕飛。獨棹蘭舟何處宿，年年飄泊待郎歸。

戲題

花知妾意總含笑，柳見郎來忽作眠。幾度欲將

羅帶解只愁鸚鵡向人傳（並國雅）

劉季招

劉季招吳妓也張子行嘗集文徵仲陸子傳王祿之諸名士季招與焉即席賡和有詩劉席上贈子行詩云華堂芳讌錦屏稠君是瓊筵第一流何日五陵金勒馬玉鞭遙指傍江樓（芳讌同聲）

王儒卿（號賓玉嘉隆間南京本司妓）

寄蔣子

花開不如聊妾老不少年君當憶花復念妾明

日重来不似前

寄吴郎

舊事巫山一夢中佳期回首竟成空郎心亦是浮萍草莫怪楊花易逐風 國雅

女史氏曰妓者技也枝絲竹謳舞及琴奕蹴踘蔵鉤而已飛籌糾席善令章則又有都知録事之目延姑舍是而獨能吮墨泚毫以文藻自奮此其人非大雅不羣者乎西陵之詠久傳樂府其㝡著者推洪度及楚靚淋姬自後代興時有矣

温琬遂踬義孟子比蹟臺卿然余是編悉外之

盖要自有所重爲倡優拙楚紉利憲世者何以

彼工爲若其姱節與義從一而終者亦曾斐然

有辭華實相副是稱得全嗟夫彼蔡文姬李清

照豈不抑亦文人哉

青泥蓮花記卷十三　外編五

江東梅禹金纂輯　從弟梅誕生校

記用

秦弱蘭 南唐

宋初朝廷遣陶穀使江南以假書為名實使覘之丞相李穀以書抵韓熙載云五柳公驕甚其善待之穀至果如李所言熙載曰陶奉使實非端介者其守可隳因令宿留俟寫六朝書畢館治半年熙載密遣歌兒秦弱蘭詐為驛卒之女

散衣竹釵擁帚洒掃穀見之而喜遂犯謹獨之戒乃作風光好一闋以贈之曰好姻緣惡因緣祗得驛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待得鸞膠續斷絃是何年後數日李主宴於澄心堂命玻瓈巨鍾滿酌之陶毅然不顧乃出弱蘭於席歌前闋以侑之穀大慚而飲倒載吐茵尚未許罷後大為李主所薄遽歸京師繇膠之曲已喧布由是卒不得大用 南唐遺事 和吟奇夜話亦載別神仙作秦何天

楊臺柳　宋

文潞公以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公年未四十成都風俗喜行樂公多燕集有飛語至京師御史何聖從謁告歸上遣伺察之何將至潞公亦為之動幕客李少愚謂公曰聖從之來無足念少愚與聖從同郡因迎見於漢州命酒設樂有營伎善舞聖從狎問其姓伎曰姓楊聖從曰所謂楊臺柳者少愚即取伎項帕羅題詩曰蜀國佳人號細腰東臺御史惜妖嬈從今喚作楊臺柳

舞盡春風萬萬條〇命其伎作柳枝詞歌之聖從為之霑醉後數日聖從至成都頗嚴重一日潞公大作樂以讌聖從迎其伎雜府伎中歌少愚之詩以侑觴聖從每為之醉聖從還朝潞公之誘乃息

李康靖見聞錄〇焦氏類林李作張誤張少愚乃隱士俞也〇西給叢語陳德潤云一貴人知成都日朝廷遣御史何郯入蜀按事責人徧召幕客詢何人與御史密者或云有賢良其人延之令出累候迎兼斯名娼王宮花往候其宴狎出家姬以佐酒王善舞何公辭害題其項帕云按微梁州更六么西臺衙史惜妖燒從今改作干宮柳舞盡春風萬萬條至成都此娼出迎遂不復措手而歸 按此特姚見不欲顯彥博名耳而王宮花名與前異一事也

保安娼姥

元豐中夏戎之母梁氏遣將引兵卒至保安軍順寧寨圍之數重時寨兵至少人心危懼有娼姝李氏得梁氏陰事甚詳乃掀衣登陴抗聲罵之盡發其私虜人皆掩耳併力射之莫能中李氏言愈醜虜人度李終不可得恐且得罪遂託以他事中夜解去鷄鳴狗盜皆有所用信有之

夢溪筆談〇梁氏其先中國人爲羌人沒藏訛龐子婦夏主元昊納訛龐之妹生諒祚諒祚私于梁氏遂殺訛龐而以梁氏爲妻主國事屢侵邊

楚楚

柳耆卿與孫相何為布衣交孫知杭門禁甚嚴耆卿欲見之不得作望海潮曰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唐自古繁華烟柳畫橋風簾翠幙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堤沙怒濤捲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巘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烟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往謁名妓楚楚曰

欲見孫相恨無門路若因府會頗借朱唇歌於孫之前若問誰為此詞但說柳七中秋夜會楚宛轉歌之孫即日迎耆預坐

楊皎

張才翁風韻不羈初任臨邛秋官張公庠待之不厚會有白鶴之遊郡守率屬官同往才翁不願客語官妓楊皎曰老子到彼必有詩詞可速寄来公庠既到白鶴便留題曰初眠官柳未成陰。馬上聊為擁鼻吟。遠宦情懷銷壯志。好花時

節負歸心別離長恨人南北會合休論酒淺深
欲把春愁開抖擻亂山高處一登臨皈錄寄才
翁才翁增減作雨中花日萬縷青青初映官柳
向人猶未成陰擾征轍無語擁鼻微吟遠宦情
懷誰問空勞壯志銷凝好花時節山城留滯又
負歸心別離萬里飄蓬無定曾念會合難憑相
聚裡莫辭金醆酒淺還深欲把春愁抖擻春愁
轉更難禁亂山高處憑闌垂袖聊寄登臨公庠
再坐皈歌於公庠之側公庠怪問之皈前稟曰

張司理恰寄来令皎歌之以獻台座公宰遂責頗才翁尤厚

王鈇妾

宋紹興中王鈇帥番禺有狼籍聲朝廷除司諫韓璜提刑廣東令往廉按鈇憂甚廢寢食有妾故錢唐娼也問主公何憂鈇告之故妾曰不足憂也璜即韓九字叔夏舊遊妾家最歡須其来強邀之飲妾當有以敗其守也已而璜至鈇郊迎不見入城乃見畔然不交一談次日報謁鈇

宿治具於別館茶罷邀遊郡圃不許固請乃可至別館水陸畢陳妓樂大作璜踧踖不安鈇麾去使樂陰命諸妓淡粧詐作姬侍迎入後堂劇飲酒半妾於簾內歌璜昔日所贈之詞璜聞之心動狂不自制曰汝乃在斯耶即欲見之妾隔簾故邀其滿引至再至三終不肯出璜心益急妾曰司諫曩在妾家最善舞今日能為妾舞一曲當即出也璜醉甚不知所以即索舞衫塗抹粉墨踉蹡而起忽跌于地鈇亟命索轎諸妓扶

掖登船昏然醉寢五更酒醒覺衣衫拘絆索燭覽鏡羞愧無以自容即解船還臺不敢復有所問此聲流播旋遭彈劾而終迄善罷鶴林玉露

女史氏曰女無攸遂者也假何人乎廼閒有所以用之夫亦不用之用耳若弱蘭之折嬌保姥之挫蔽猶其用之大者焉嗟夫何獨科目能盡其用哉

記豪

鄭舉舉 唐

鄭舉〻者居曲中亦善令章嘗與絳真互爲席糾而充博非貌者但負流品巧談諧亦爲諸朝士所眷常有名賢醵宴辟數妓舉〻者預焉今左諫王致君調右貂鄭禮臣穀夕拜孫文府儲小天趙爲山崇皆在席時禮臣初入內庭矜誇不已致君巳下倦不能對甚減歡情舉〻知之乃下籌指禮臣曰學士語太多翰林學士雖甚貴甚美亦在人耳至如李隲劉允承雍章亦嘗爲之又豈能增其聲價耶致君巳下皆躍起拜

之喜不自勝禮臣因引滿自飲更不復有言於
是極歡至暮而罷致君已下各取彩繒遺酬里
誌

順時秀元

順時秀姓郭氏字順卿行第二人稱之曰郭二
姐姿態閑雅雜劇為閨怨最高駕頭諸旦本亦
得體劉時中待制嘗以金簧玉管鳳吟鸞鳴擬
其聲韻平生與王元鼎密偶疾思得馬板腸王
即殺所騎駿馬以啗之阿魯溫參政在中書欲

矚意於郭一日戲曰我何如王元鼎郭曰參政宰臣也元鼎文士也經綸朝政致君澤民則元鼎不及參政嘲風弄月惜玉憐香則參政不敢望元鼎阿魯溫一笑而罷青樓集

女史氏曰語柔曼者無如妓取容悅而已顧以豪稱耶舉舉之面譏翰林先生也詞嚴義正可備木天一箴矣中書政本禮絕百僚而一伎寓諷刺於談嘲然皆慄然意下也亦不有其貴者哉或謂宣城史鳳之待客以等甚異者有迷香

洞神機枕鎖蓮燈次則交紅被傳香枕八分手下列以閉戶羨待之使人致語曰請公夢中来淳祐間徐蘭堂館園池曲折華麗以錦纈為地衣乾紅四緊紗為單衾銷金帳幔侍婢執樂者十餘輩寶玉器玩書畫飲食莫不精妙為三吳之冠此亦倡中之豪者夫馮垂以三十萬佹得鳳沈承務以數百萬佹得蘭垂猶能題九迷詩于照春屏彼承務財虜爲是以後為利者也奚其豪奚其豪

記遇

李豔娘 蜀

蜀孟昶廣政三年上元觀燈露臺舞娼李豔娘有姿色召入宮賜其家錢十萬 蜀史檮杌

徐降真 楚

五代楚馬希範少愛娼妓徐降真及嗣立號西堂夫人 十國紀事

小東

小東長沙之妓人以能詩得幸于馬氏後國入

為郡窮于京師里而人絕不知言及長沙宮中事必南望泣涕而後言續侍兒小名錄

李師師宋

東京角妓李師師住金線巷色藝冠絕徽宗自政和後多微行乘小轎子數内臣導從置行幸局局中以帝出日謂之有排當次日未還則傳旨稱瘡痍不坐朝嘗往來師師家甚被寵眤祕書省正字曹輔以疏諫徽行編管郴州靖康之亂師師南徙有人遇之於湖湘間衰老憔悴無

復向時風態○劉屏山詩云輦轂繁華事可傷師
師垂老過湖湘縷金檀板今無色一曲當年動
帝王宋史○宣和遺事○遺事載師師舊與武
功郎賈奕南鄉子詞云閑步小樓前見箇
佳人貌類仙暗想聖情渾似夢追歡執手蘭房
恣意一夜說盟言滿掬沉檀噴瑞煙報道早朝
歸去晚回鑾留下鮫綃當宿錢奕由此貶瓊州
宣和六年冊師師為李明妃改金線巷為小御
街又云樊樓乃豐樂樓之異名上有御座徽宗
時與師師宴飲于此金兵至李明妃廢為庶人
流落湖湘為商人所得娶天胜語山東巨寇宋
江浙圖歸順潜入東京訪李師師酒後書念奴
嬌詞云天南地北問乾坤何處可容狂客借得
山東烟水寨來買鳳城春色翠袖圍香絳綃籠
雪一笑千金值神仙體態薄倖如何消得想蘆
葉灘頭蓼花汀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鴈行連八

九只等金雞消息義膽包天忠肝盖地四海無人識閑愁萬種醉鄉一夜頭白○水滸傳亦引江事

同前

李師師京都名妓也見寵于宋徽宗而私與周邦彦美成昵甚一日正與宴洽而報上遽至周狼狽匿床下上於坐中出新橘食之周遂潛爲度曲以詠其事異日師師歌之上知而大怒出周外任師師往餞之及歸雖索未解淚光尚瑩也上適至因問之李不敢隱具以狀對後遂

復周官云 蕙圃拾共録

唐安安

理宗在位日久嬖寵寖盛淳祐癸丑元夕呼妓入禁中有唐安安者歌色絶倫帝愛幸之侍郎牟子才奏曰此皆董宋臣輩引誘壞陛下三十年自修之操上令丁大全諭旨曰納忠不妨但勿散副本可也 西湖志

玉蓮兒 元

玉蓮兒端麗巧慧歌舞談諧悉造其妙尤善文

揪握雜之戲嘗寫侍於英廟由是名冠京師擅
集

眇倡傳　秦觀少游撰　宋

美倡有眇一目者貧不能自贍乃計謀與母西游京師或止之曰倡而眇何往而不窮且京師天下之色府也美昵巧笑雪肌而漆髮曳珠玉服阿錫妙彈吹籍於有司者以千萬計使若具而目猶恐往而不售況眇一爲其疵於溝中必矣倡曰固所聞也然諺有之心相憐馬首圓以

京師之大是豈知無我儷者遂行抵梁舍於濱
河逆旅居一月有少年從數騎出河上見而悅
之為解鞍留飲燕終日而去明日復来因大嬖
取置别第中謝絶姻黨身執爨以奉之倡飯少
年亦飯倡疾不食少年亦不食嚅嚅伺候曲得
其意唯恐或不當也有書生嘲之曰閒者缺然
不見意有奇遇乃從相矢者處乎少年忿曰自
余得若人還視世之女子無不餘一目者夫佳
自得一足矣又奚以多為贊曰前史稱劉建康

嗜瘡痂其門下二百人常遞鞭之取痂以給膳夫意之所蔽以惡為美者多矣何特眇倡之弟哉傳曰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余嘗三復其言而悲之 淮海集

啞娼志

元 楊維禎撰

啞娼者錢唐娼家女也生無啼聲三閱歲不能言至十歲終不言笑則瞇喙露齗怒則嗌嗌云父母決其啞無疑因呼為木哥且嚐曰予門籍娼娼以音為伎今以啞若是何待乎欲棄之其

父曰女雖啞於口弗啞於耳目手足也年及笄
天質秀利中益警穎工鍼綫既教以琵箏笙簧
及七盤舞蹈之伎靡不精審貴富家諱所病而
求其長輒與他名伎並進既笄貌益揚藝益工
京師有大木賈過錢唐聞啞倡名求見即大喜
估九價聘之左右曰娼以聲取悅啞而倍價以
聘河過愚賈咲曰非若所知也婦類以長言敗
人之家內讒寢而後家可長予聘無長舌不破
工歌且咲遂挾之歸京師賈侍姬百十人閒亞

娼至皆掩口胡盧之未幾啞娼竄尋門賈一飲食非啞娼不甘且私賀曰吾今而後知婦言之不入吾耳啞娼亦心自語曰不聾啞不家娜後然自隆重宴享非尊右不居服飾非珠珎不御諸姬雖心忌又咸得其不能言皂白於主故又心幸之賈元婦既缺諸姬遂迎主意推啞娼為繼內數年為賈誕子者三長曰傳嘿次曰傳訥傳忍後傳嘿以陰重不泄得出入禁中且得美官號族至今推為婦師云

抱遺子曰予聞道家書有緑霞女以塵心墮世為啞啞娼者亦陰仙之質非斷然娼以啞病亦以啞遇誠使啞娼才色工之以語言文章則所遇未必爾借遇亦訖娼求其終榮者寡矣嗚呼士以語言文章遇主而訖以語言文章為身之仇孰愈啞娼耶 鐵崖文集

老娼色福 本朝

閩中一娼色且衰求嫁以圖終身人恥之無委禽者乃決之術士云年至六十當享富貴之養

娼不以為然數年閩人子有閹入內府為太監者聞其母尚存遣人求得之館於外地翌日出拜之從見其貌陋恥之不拜而去語左右云此非吾母嘗更求之左右觀望其意至閩求美儀觀者乃得老娼以歸至則相向痛哭日隆奉養閱十數年而歿可謂奇中矣菽園雜記

女史氏曰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言貴所遇耳師師之流得而駕者矣彼無擇夫眇與喑見以為不肯於心而此中實有者乎故曰女

無美惡士無賢不肖

記戒

李林甫為娼戒之一 唐宋

元和元年六月惠州一娼女震死於市衢脇下朱書云李林甫以毒虐弄正權帝命列仙劉舉三震之 龍城錄

紹熙元年春漢陽軍陽臺市蔡氏女七歲遭雷震死有文在其背若符篆然識者讀之曰唐相李林甫七世為倡今生滅形凡十三字甚類前

事也襄陽道士黎大方嘗見之 夷堅支志

婺州富家犬

婺州富人失其姓名居金華義烏之間有散樂倡女來方入謁下拜其家一獰犬至前主人叱之不退遽扼主而齧其喉次齧娼皆即死家人起於不料驚痛束手莫知所自厭出行步舉措絕類主人作其聲音與妻子言曰汝勿怨嘆此生前寃業也我前世在湖州為男子嘗買一妾不為妻所容不得已畜于別舍一僕往來受使

令父而妻聞之屢肆爭鬪我以為漏泄痛箠之
諱不肯伏我益怒加箠百數殞於杖下當時畏
彰露拽赴湖岸縋以石投水中自謂獲免矣今
我復為人而此倡即妻也僕以無他善緣故墮
異類展轉為犬渠本性已昏迷不復省記會此
倡至遂𪹢憶宿冤幽冥定數要冤難脫命之所
遭尚何可悔垂泣而別娼仆地叩魅其家遂殺
犬而後治喪

宣城葛女

成忠郎王貴寓居宣城與倡女秀家相近貴妻
出入必過秀門秀妹年五歲每見必曰吾母也
秀家以為兒語不經意一日戲門外王嫗適來
女挽其衣秀望見延之入女隨拜曰母不憶兒
耶乃建康朱家織郎也嫗淚下如雨為秀言吾
元嫁朱氏生一子長而放蕩本以販糴為業貲
力稍贍皆為此子蕩析年三十一而死死後貧
益甚吾不能自存挈其女以嫁王氏今所言良
是女問我女何在命呼以來既至近而撫惜之

王女時年十一歲矣怒之葛女哭曰汝不得無禮我乃汝父也又問嫗曰此兒幼時嘗倩舅家女相伴今在否雖猫犬之屬亦歷歷咨訪且言舊處一磬曾書數十字於中今復何如取至洗視果然平生嗜畫自頗能為之嫗悉取所存者并雜他軸以示皆擲於地遇故物則留玩不已生前凡兩娶婦後妻狡獪密說朱盜為私藏夫死盡攜以去嫗雖知之而不能舉其名也故不克訟乃問曰兒昔為新婦所誘多竊家中物以

行尚能憶乎即面嫂赤不肯對姬曰汝已隔世而了了若此能復入田我家乎曰心中戀戀正吁頭也姬歸舍搜篋中得金六兩持與葛氏討之葛不可曰自此女之生我家日以稱遂姬意雖盛不能從也姬慟哭而歸悲心益切感愴不數月而死朱生在日好以諢語標榜建康諸娼皆畏而惡之其後身竟憶娼類但朱死三年而葛女巳五歲人以為疑蓋朱之未死卧疾再歲而葛女襁褓間亦多病過二歲始無恙然則朱病

魂時精已受生矣時乾道元年王宣子為郡守家人呼葛氏婦王嫗一一扣之得其詳如此女至十餘歲漸忘前事不復能說宣子說逕夷堅志

湖邊幽元

浙省廣濟庫歲差杭城殷實户若干名充役庫子以司出納比一家中侵用官錢太多無可為償府判王某素號殘忍乃拘其妻妾子女于官又無可為計則命小舟載之求食于西湖以贍納官鬼妾鬼馬不肖輩群趨焉鮮于伯機先生

櫂作湖邊曲云湖邊蕩槳誰家女綠慘紅愁嬌不語倚回忍淚傍郎船貪得船頭強歌舞玉壺美酒不須憂魚腹熊蹯棄如土陽臺短夢匆匆去鸞鑽生寒愁日莫安得義士擲千金遂令桑濮歌行路後王之子孫有為娼者天之報施一何捷也西湖遊覽志

袁娼馮妍 宋

袁州娼馮妍年十四姿貌出流輩且善歌舞謝氏女也其母陳媟云賣此女時方五歲立券以

七年為限令喻約二年矣乞取歸養老免使良家終身惰於風塵郡守張定叟呼妍問曰汝離家時尚幼能認母乎曰能認於是引謁媼至前視之搖首曰非也張判所訴云既非其母難以强取絶勘逐出謝衙恨涕泣而去研還馮居方入門忽迷不知路媼毋詢其故曰眼前冥冥漠漠如人手遮我眼更不能見暨至房前便覺内瘴告於郡以疾求假張不之信因會宴命呈藝蒙然如痴與之酒亦不知盞所存猶以為詐曰

汝且歸從中道去妍迁枉信足遂僵階下始驗其真疾聽落籍竟失明孫鼎臣為判官嘗見之眸子宛然而其盲自若也

邵武倡

倡惠吉張氏餘干人少為縣五伯因追胥村社少休山麓遇婦人授書一卷即能談人意中事棄妻子出遊宣和三年適邵武泰寧築菴香爐峰落髮為僧有娼脫籍歸一壻同謁僧僧所居山絣林樾蔽繞來者未至門不知也僧迎告其

從者曰其夫婦少選至勿令其婢子入及至唯二人原無婢自隨僧言狀娼驚泣求救蓋昔日曾逼一婢赴井死壻固未知也並夷堅志

李雲娘 宋 戒之二

慶曆元年李雲娘都下之娼姬也家住隋河大隄曲粗有金帛與解普有故舊是時普待闕中銓寓京經歲囊無寸金多就雲娘假貸以供用普紿雲娘曰吾赴官娶汝歸由是雲娘罄篋所有以助普爲普陰念家自有妻與雲娘非久遠

計也一日召雲娘并其母極飲市肆中夜沿汴岸歸雲娘大醉普乃推雲娘墮汴水中詐驚呼號泣不已明以善言誘其母適會普家書至附五十緡又以錢十緡遺雲娘母不日普授秀州青龍尉乃挈家之官一日普同家人閒坐有人揭簾而入者普熟視乃雲娘也責普曰我癡囊助子子不為恩復以私計害吾性命子之不仁可知也我已得報生矣普叱曰是何妖鬼敢至此囁嚅也引劍擊之俄而不見冷風觸人面甚

急舉家大驚後數日報有劫盜普乘舟警捕行半日普或唾水曰汝又来也有一手出外中挽普入水舉舟皆見公吏沉水極之不獲翌日方得屍普面與身皆有傷處評曰逋人之財猶曰不可況陰賊其命乎覩雲娘之報解普明白如此有情者所宜深誡焉

崔蘭英

陳叔文京師人也專經登第調選銓衡授常州宜興簿家至窘窶無數日之用不能之官然而

文叔丰骨秀美但鬱結亦多在娼家崔蘭英處閒坐叔文言及以有所授家貧未能之官蘭英謂叔文曰我雖與子無故我於囊中可餘千緡久欲適人子若無妻我即將嫁子也叔文曰吾未娶若然則美事一約即定叔文歸紿其妻曰貧無道塗費勢不可共往吾且一身赴官時以俸錢賙爾妻子諾其說叔文與蘭英泛汴東下叔文與英頗相得叔文時以物遺妻後三年回舟泝汴而進叔文私念英囊篋不下千緡而有

德于我然不知我有妻妻不知有彼兩不相知歸而相見不惟不可當起獄訟日夜思計以圖其便思惟無方若不殺之乃為後患遂與英痛飲大醉一更後推英於水便併女奴推墮焉叔文號泣曰吾妻誤墮汴水女奴救之併墮以時昏黑汴水如箭舟人沿岸救撈莫之見也至京與妻相聚遂共議曰家本甚貧篋笥閤幸有二三千緡不復之仕路矣乃為庫以解物經歲家事尤豐足遇冬至叔文與妻往宮觀至相國寺

稠人中有兩女人隨其後叔文回看切似英鳥
來蒙首望叔文乃英也俄遣向憧水中女奴召
叔文托他故遣其妻子先行叔文與英並坐廊
砌下叔文曰汝無恙乎英云向時中子計我二
人憧水相抱浮沉一二里得木得不得下號呼
救人方得人撈救得活叔文愧赧泣下曰汝甚
醉立於船上自失脚入水此婢救汝從而憧焉
英曰昔日之事不必再言令人至恨但我活即
不怨君吾居此已久在魚巷城下住君明日急

來訪我不來我將訟子於官必有大獄令子為
叢彬叔文詐諾各散去叔文歸憂懼巷口有王
正臣為學聚小童叔文具道其事求計於正臣
正臣曰子若不往且有爭訟於子身非利也叔
文乃市羊果壺酒又恐家人輩知其詳乃就別
家里巷人同往焉至城下則女奴已立門迎之
叔文入至暮不出荷擔者立門外不聞動靜人
詢之云子何父在此昏晚不去也荷擔人云吾
為人所使其人在此宅尚未出門人曰此乃空

屋耳因執燭共入有盃盤在地叔文仰面兩手自束於背上形若今之伏法死者中之官司呼其妻識其屍然無他損乃命歸葬焉議曰兹事都人共聞宛施於人不為法誅則為鬼誅其理彰彰然異矣並青瑣高議

念二娘

餘干鄉民張客因行販入邑寓旅舍夢婦女鮮衣華飾求薦寢殆夢覺宛然在旁到明始辭去次夕方闔户燈猶未滅又立于前復共枕自述

其所從来曰我鄰家女也無多言經旬日張意頗忽忽主人疑爲告曰此地昔有縊死婦人得非所惑乎張秘不言須其来具以問之略無慚諱色荅曰是也張與之狎不甚畏委曲扣其詳曰我故倡女與客楊生素厚楊以貲二百千約以禮娶我而三年不結盟我悒悒成疾求生不能家人亦見厭不勝憤欝投繯而死家以所居售人今爲旅舍此室實是故樓尚眷戀不忍捨楊客與爾同鄉人亦識之否張曰識之聞移饒

州市門聚妻開邸生計絶如意婦人咨嗟良久
曰我當以始終託子夫憶有白金五十兩埋床
下人莫之知可取以助君張嶶如言得金婦
人自是亡晝亦出他日密語曰久留此無益謂
挈我歸乎張許諾令書一牌曰念二娘位藏於
篋中遇所啟緘微呼便出張悉從之鄰人謂張
鬼氣已深必殞於道路張殊不疑日日經行無
不同處既到家徐於壁間設牌位妻詬其是所
事神方瞻仰次婦人遽出妻驚問夫曰斯何人

婺源富民江丙出遊京師娶娼女張爲婦江既客死張間關數千里返其柩以葬前妻之子遇之不以禮重困苦之張不能堪恐生他變乃與弟共殺之瘞屍山谷間官司知而利其賄不問乎江于文傳爲知州嘆曰爲子而賊其庶母人道滅矣遂發其事論如法元史

女史氏曰大戒有二其一有所懫者也其一有所負者也懫則往困負則來果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